

楚辭要籍叢刊

主編 黃靈庚

楚辭新注求確

〔清〕胡濬源 撰
宋清秀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辭新注求確

〔清〕胡濬源 撰

宋清秀 點校

楚辭要籍叢刊

主編 黃靈庚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新注求確 / (清) 胡濬源撰; 宋清秀點校.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6

(楚辭要籍叢刊)

ISBN 978-7-5325-9193-0

I. ①楚… II. ①胡… ②宋… III. ①楚辭研究
IV. ①I207.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62950 號

楚辭要籍叢刊

楚辭新注求確

[清] 胡濬源 撰

宋清秀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125 插頁 4 字數 153,000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100

ISBN 978-7-5325-9193-0

I·3372 定價: 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電話: 021-66366565

本書爲「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爲二〇二一—二〇二二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爲二〇一九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本書爲浙江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一流學科建設成果

本書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

舊註苦以藥和醫也直導一名藥荷切以爲香也沾多 汁也薄味淡也言吳人工調醢醢醢醢萬英以爲薑其味 不醢不薄適甘美也	炙鴟鵂鴟鵂音積韻本通只煎醢醢雀遠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	先只鴟鵂音積韻本通舊註醢醢也醢小魚爽清快也食之而遠 快於口也麗先進美麗之味以快魂也	四酎并孰不踞啗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蘘和楚	醢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伊昔反欲按商作飲舊註酎三重釀酒秦月令春釀孟夏成漢以春釀八月 成此云四酌則是踰年四重釀矣啗咽喉以其味醢故 不踞喉不歡役言不多歡不爲飲飲所役也再宿曰體 醢清酒也以吳醴和楚醢也月清也不遽惕言酒可解
--	---	---	-------------------------------	---

清嘉慶二十五年務本堂刊本《楚辭新注求確》書影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

黃靈庚

楚辭首先是詩，與詩經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派系，好比是長江與大河，同發源於崑崙山，然後分南北兩大水系。大河奔出龍門，一瀉千里，蜿蜒於中原大地，孕育出帶上北國淳厚氣息的國風；而長江闖過三峽，九曲十灣，折衝於江漢平原，開創出富有南國絢麗色彩的楚辭。

「楚辭」這個名稱，始於漢代，是漢人對於戰國時期南方文學的總結。「楚辭」既指繼承詩經之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新體詩歌，標誌着中國文學又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又是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進入了詩人個性化創作的時代，而屈原無疑是創作這種新歌體的最傑出的代表，創造出了「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不朽的名作。

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及入漢以後的辭賦作家，承傳屈原開創的詩風，相繼創作了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等摹擬騷體之作，被後世稱之爲「騷體詩」。據說是西漢之末的劉向，將此類詩賦彙輯成一個詩歌總集，取名爲「楚辭」。再以後，東漢

王逸爲劉向的這個總集做了注解，這就是至今還在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的本子，是現存的最早的楚辭文獻，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楚辭最好的讀本。

「楚辭」之所以名「楚」，表明了所輯詩歌的地方特徵。宋黃伯思業已指出，「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諵、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其雖然說出了「楚辭」所以名「楚」的緣由，而沒有進一步指出名「辭」的來歷。辭，也可以寫作「詞」。楚辭詩句之中都有感歎詞「兮」字。這個「兮」字，古人統歸屬於「詞」，古音讀作「呵」，是最富於表達、抒發詩人的情感的感歎詞。這也是楚辭句式的顯著特點。「楚辭」之又所以稱「辭」，是與用了這個「兮」字有關係。

楚辭的句式比較靈活，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不等，參差變化，不限一格，一改詩經以四言爲主的呆板模式。詩經的篇章結構以短章重疊爲主，短則數十字，長則百餘字，內容相對單一，只截取生活中一個片斷，無法敘述比較複雜、曲折、完整的故事。楚辭突破了這個局限，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製，洋洋灑灑，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至今仍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抒情長詩，表現了詩人自幼至老、從參與時政到遭讒被疏，極其曲折的生命歷程；撫今思古，上天入地，抒瀉了在較大時空跨度中的複雜情感。從音樂結構分析，楚辭和詩經一樣，原本都是配上音樂的樂歌。詩經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短章重複演奏，而楚辭有「倡曰」、「少歌曰」、「重曰」，表示

樂章的變化，比詩經豐富得多。最後一章，必是衆樂齊鳴，五音繁會，氣勢宏大的「亂曰」。

楚辭的地方特徵，不僅僅是詩歌形式上的變化和突破，更重要的在於精神內容方面的因素。南國楚地三千里，風光秀麗，山川奇崛，楚人既沾濡南國風土的靈氣，又秉習其民族素有「剽輕」的遺風，陶鑄了楚人所特有的品格。楚辭更是「得江山之助」，在聲韻、風情、審美取向、精神氣質等方面，無不深深地烙上了南方特色的印記，染上了濃厚的「巫風」、神怪氣象，動輒駕龍驂鳳，驅役神鬼，遨遊天庭，無所不至。至其抒發情感，激越獷放，一瀉如注，較少淳厚平和的理性思辨，和中原文化所宣導的「不語怪力亂神」、「溫柔敦厚」風氣比較，確實有些區別。

屈原是一位富於創造精神的文化巨匠，他置身於大河、長江的崑崙源頭，俯視於南北文化交融的臨界綫。一方面既保持着楚人特有民族性格，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富有想象的浪漫情調；另一方面又廣泛吸取、融會中原的理性思想，繼承詩經的道德傳統精神。故而在他的作品，儘管有大江兩岸、南楚沅湘的旖旎風光、濃豔色彩，但幾乎不曾提到楚國的先王先賢，而連篇累牘的都是爲中原文化所公認的歷史人物：堯、舜、禹、湯、啓、后羿、澆、桀、紂、周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傅說、比干、呂望、伯夷、叔齊、甯戚、伍子胥、百里奚等。在屈原的神話傳說中，除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外，像太一、雲中君、東君、司命、河伯、女岐、望舒、雷師、屏翳、伏羲、女媧、虞妃等，都不是楚國固有的神靈，也沒有一個是楚人所獨有的神話故事。離騷開頭稱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高陽是黃帝的孫子，其發祥之地，在今河南省的濮陽，不也是中

原人的先祖嗎？總之，楚辭是承接詩經之後的一種新詩體，二者同源於大中華文化，是不能割切開來的。更不能說，楚辭是獨立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統。如果片面強調楚辭的地域性、獨立性，也是不妥當的。

楚辭對於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像司馬遷、揚雄、張衡、曹植、阮籍、郭璞、陶淵明、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蘇軾、辛棄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名家巨子，沿波討源，循聲得實，都不同程度地從屈原的辭賦中汲取精華，吸收營養，形成了一個與詩經並峙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創作風格。在中國文學史上，後世習慣上說「風、騷並重」，指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大傳統精神。由此想見，屈原對於中國文學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屈騷傳統精神更是永恒不朽的。

正因如此，研究中國詩學，構建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化史，楚辭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而讀楚辭、研究楚辭，必須從其文獻起步。據相關書目文獻記載，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至晚清民初的兩千餘年間，各種不同的楚辭注本大約有二百十餘種。綜觀現存楚辭文獻，大抵以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爲分界：在朱熹集注以前，基本上是承傳王逸章句，而明、清以後，基本上是承傳朱子集注。由我主編且於二〇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文獻叢刊，輯集了二百〇七種，應該蒐錄的注本，基本上已彙輯於其中了。遺憾的是，由於這部叢書部帙巨大，發行情量也極有限，普通讀者很難看到。且叢書爲據原書的影印本，沒作校勘、標點，對於初學楚辭

者，尤爲不便。

有鑑於此，我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從中遴選了二十五種，均在楚辭學史上具有影響，爲楚辭研究者必讀之作，分別予以整理出版，滿足當下學術研究的需要，而顏之曰楚辭要籍叢刊。其二十五種書是：漢王逸楚辭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宋朱熹楚辭集注，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清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宋錢杲之離騷集傳，明汪瑗楚辭集解，明陸時雍楚辭疏，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明陳第屈宋古音義，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清林雲銘楚辭燈，清王夫之楚辭通釋，清丁晏楚辭天問箋，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清戴震屈原賦注附初稿本，清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清劉夢鵬屈子楚辭章句，清朱駿聲離騷賦補注，清王闓運楚辭釋，清馬其昶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哲微，日本西村時彥楚辭纂說，屈原賦說，日本龜井昭陽楚辭缺等。參與點校者，皆多年從事中國古典文獻研究，尤其是楚辭文獻研究，是學養兼備的「行家裏手」，其對於所承擔整理的著作，從底本、參校本的選定，出校的原則及其前言的撰寫等，均一絲不苟，功力畢現，令人動容。但是，由於經驗、水平不足，受到各種條件限制（如個別參校本未能使用），且多數作品爲首次整理，頗有難度，因而存在各種問題，在所難免，其責任當然由我這個主編來承擔。敬請讀者批評指瑕，便於再版改正。

前言

宋清秀

胡濬源（一七四八—一八二四）字甫淵，號乙燈，江右分寧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舉人，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中選，先後官商水、考城、新鄭知縣。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致仕後，以培植後進自任，曾執教於梯雲書院、鎮興書室、樹春山房、毓芝齋。子六人，二子爲諸生。道光義寧州志卷三十二、同治義寧州志卷二十三、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十五均有傳。義寧州志載胡氏生平較詳細，言其遇事能斷，但淡於仕進。

濬源著述頗豐，道光義寧州志載其「所著有飲墨時藝三卷、斗酒篇二卷、楚辭新注求確十二卷、霧海隨筆十六卷、隨遇草二卷行世。嗣刊者韓集五百家注旁參闢謬四十卷、雜文十二卷、豫小風六卷、林田集十四卷、尚友集十卷、鐵拍集一卷、外集六卷、志稿四卷、遺忠錄二卷、歷代經籍注疏目錄四卷，皆藏於家」。濬源所著樹春山房詩文全集，現有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翼紹堂刊本，共五十四卷：首一卷、斗酒篇二卷、隨遇草二卷、豫小風六卷、林田集十八卷、尚友集六卷、鐵拍集一卷、雜文十卷、外集二卷、纂修州志稿四卷，末附行述一卷，現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纂修州志稿四卷，乃應知州方詒庵所請，於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始撰，道光四年甲

申（一八二四）冬成。曾暉春道光義寧州志序云：「爰延前明府胡乙燈、孝廉冷芝田、查漁賓司載筆事。胡以年耄辭，出所擬稿商訂。」冷玉光序云：「是役也，以訥庵志爲底本……芟繁訂訛十之二三，補闕拾遺十之四五。」此志稿四卷單行本目前藏於湖南圖書館。霧海隨筆有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務本堂刊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

楚辭新注求確爲清季楚辭文獻名著，濬源自述其成書經過，「邇來謝病，家塾課暇，注韓集五百家注旁參，後見兒輩案頭又有近時王遜直（萌）同姪帶存（遠）所注楚辭評注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故可知胡氏求確係以楚辭評注爲藍本，其所曰「舊注」，大抵從王氏評注本出。求確卷前有自序、目錄、舊目錄序、凡例。正文十卷編次如下：卷一離騷，卷二九歌，卷三天問，卷四九章，卷五招魂，卷六卜居、漁父。以上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子所作。卷七九辯，宋玉所作。卷八大招，景差所作。卷九遠遊，漢人擬作。卷十皆漢人所作：惜誓（闕名）、弔屈原、服賦（二篇賈誼）、招隱士（淮南小山）。以上七題十五篇。雖求確之書本於王萌楚辭評注，但二書篇次不同。王萌認爲屈原作品爲二十六篇，篇次如下：卷一離騷，卷二九歌，卷三天問，卷四九章，卷五遠遊，卷六招魂，卷七卜居、漁父。以上八題二十六篇，皆爲屈子所作。卷八九辯，宋玉所作。卷九大招，景差所作。卷十皆漢人所作：惜誓（闕名）、弔屈原、服賦（二篇賈誼）、招隱士（淮南小山）。以上凡六題十四篇。王氏論曰：「九章、遠遊，或謂辭人所擬，非是。招魂，王逸諸本俱謂宋玉作；遷史以爲原作，劉勰論亦同，玩其氣調，良是。今以繫之屈原。」又

曰：「惜誓，王逸以來謂賈誼作，亦無明據；其不載弔屈原、鵬鳥二賦，亦非。王本又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及逸所作九思，晦翁謂『詞氣平緩，無病呻吟』，不當以累篇帙，俱刪去。」莊忌哀時命，填寫成語太多，余亦刪去。胡濬源求確之目大多依王萌舊本序，將九章繫之屈原，但認為遠遊非原作，故列於大招之後。胡濬源曰：「史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可知。」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大抵遠遊之爲辭人所擬，良是；細玩其辭意亦然。餘辨另詳後遠遊篇。」舊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今摘遠遊一篇列大招後，餘篇仍依舊本。」

胡氏凡例七條，大略言其讀楚辭之法：稱當須「求其脈絡之貫通」，而「求之免至逐字尋照」；稱注騷當詳，注天問當略；稱九歌皆爲女倡（女巫）歌詞，非祭禮雅樂；稱求騷之承接轉摺章法，當在明意。他認為歷代楚辭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而曲爲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確者」，因此「求楚辭於注家，不若求之於史傳；求之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爲確也」。濬源謂九章「皆離騷餘韻，即可作離騷注腳」，即是「求之於本辭爲確」。其解九章在於發明微旨，即以史證屈、引屈互證。惜誦「所非忠」注云：「指天爲正，觀此益知疏後使齊而反，必有多少讜言力諫不傳於外者，激怒懷王、子蘭，故遂致放，而作騷也。」哀郢「亂曰」注云：「史遷所以『悲其志』也。亂辭全是不忘欲反。」惜往日注云：「此篇足考

屈子疏、放、賦騷之前後。『君含怒』注云：「史所謂『王怒而疏』。」皆是據史傳以爲解者也。惜誦「懲熱羹」一章，注云：「上一句即離騷『悔相道』之旨，下二句即巫咸『不用夫行媒』之旨。」又，惜往日「妬佳冶」一章，注云：「即此可見古人以美女自比，不以比君也。此即上離騷篇之娥眉。」即是以屈注屈，求其內證。胡氏以評點之法解哀郢一篇，「總是不忍舍故鄉」，且著眼於「哀」字，頗有思致。如，「去故鄉」云：「初就道之哀。」又，「哀見君而不再得」云：「違君而哀。」又，「顧龍門」云：「離郢之哀。」又，「焉洋洋」云：「舟行之哀。」又，「將運舟」云：「中路之哀。」又，「哀故都」云：「漸遠之哀。」又，「登大墳」云：「回首之哀。」又，「當陵陽」云：「由東遷、西浮至南渡之哀。」又，「江與夏」云：「既遠之哀。」又，「忽若去」注：「遠而既久，哀益深矣。」語雖寥寥，而大旨已明，亦可謂善讀騷者。

胡氏論九歌最具心解處，即「九歌是代女巫口氣，歌以媚神」說。云：「玩末章『娉女倡』句，自知女倡即巫。若朝廷典禮，當有工祝，不當任之女巫。蓋女巫媚神，自上古歷夏、商以來，久已成俗。商書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初大姬封陳，好巫覡歌舞，其民化之，故陳風有宛丘之章。其風只在民間，不惟楚沅、湘。而沅、湘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詞，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謂巫風足亡國，因之感觸。」古之巫風有舞，然亦有歌詞乎？胡氏復云：「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鄭玄注：『使女巫舞旱祭。』鄭衆云：『求雨以女巫。』佟之又云：『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則古女巫之有歌，歌有詞。」九

歌之爲歌詞也明矣。顧從來注家誤以爲樂章，何哉？」以九歌十一篇皆爲女倡媚神歌詞，非朝廷祭祀典禮樂章。則「予」、「汝」乃倡巫與所娛之神間互動，雖「女倡」歌詞，原爲宮庭祀神之樂之旨猶傳，亦有可取之處。

胡氏論騷異於他者，乃在考辨屈子作騷之年，而定於屈子遭放之後。乃云：「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離騷。』又報任安書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志：『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則楚辭皆既放後作也。從來注家以離騷爲見疏懷王而作，九歌以下乃見放於頃襄而作，是泥史記文前後執而分之，故往往使此篇離騷憂忠愀大旨不亮，而其文義遂覺往返複疊，脈絡不貫；且情既乖戾，理道亦扞格。不知離騷一篇，史記傳原於王之怒而疏後即接作此，重是篇也。故極贊之『與日月爭光』，然後再補序既絀後楚事，以見原之忠，而復曰『既嫉之』，與前『疾王』遙接，即又曰『雖放流，睠顧楚國，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騷當在此時，史筆不過急所重而先之耳。讀者不察，遂認爲未放時作。不知篇中，一則曰『依彭咸遺則』，再則曰『從彭咸所居』，是明矢志汨羅矣。假不放於江南，將安能預爲此語乎？如申生、召忽、荀息之死，豈必定要在水乎？若泥史文字句，則懷沙畢命，即遷即死，何以自既放直至哀郢九年後乎？且方纔一疏，疏後絀，尚使齊，返尚諫王勿入秦，何至遂爾誓死懟憤，寧非悻悻？要之篇中『濟沅湘南征』及亂詞『何懷故都』，便知既放後作。史稱『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其作離騷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怒而遷之，則既放又遷之，使益遠耳。細玩九章惜往日篇

辭，史傳原事，正與之相符，即可考屈子賦騷之前後、疏與放年歲，楚世家可互考。」其以騷作於放後而非作於疏後者是也。又疏理原傳敘事次第，謂史遷重騷，故先置之疏後云云，甚得史遷敘事之旨。且舉騷「濟沅、湘」，以爲作於放後之證據，即所謂「求之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爲確」者矣。然史遷、班氏皆以爲屈原放逐而賦騷者，騷非僅離騷一篇，蓋統括原二十五篇也。胡氏據是以定騷之作時，斷之明矣。

離騷求帝、三求女及遠行西海等章節最爲難解，古來聚訟紛如，莫衷一是。胡氏以爲離騷大旨，即「史遷『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兩言盡之矣」。乃於上下相承間稽鉤「悟」、「改」微旨。其同李安溪比求賢說。騷之上下求索，謂「求可告訴之路也」。蓋承陳詞一節，「古聖亦不爲之可否」，且再求可告之門，「只得上訴於天」也。又，「忽反顧以流涕」，稱「是轉關脫卸語。前『忽反顧遊目』，既由悔相道之不可反，逼到觀四荒。此『忽反顧流涕』，又從四荒上下無可求索，逼到求賢一策，故接以哀高丘無女」。以「無女」況無賢，而後啓下三求女皆以比求賢也。若高丘比楚廷，則春宮比嗣君；「相下女之可詒」，則「指頃襄之臣，如黃歇、昭睢輩」，意謂「楚大臣既無賢，且求之太子舍人等官」。始求慮妃之不遂，「此指敵國之賢不可求。觀窮石、涓盤，地在西北，意指秦人。天問篇夷羿妻雒嬪，故以比秦人。如張儀之徒。兼相秦、楚，才而詐者也。下驕傲淫遊，顯指此輩」。次求簡狄之不遂，以比求列國之賢不成，謂「此指他邦之賢已事有主，不能求者，如六國之士甯越、徐尚、蘇秦、杜赫等。下鳳凰受詒，高辛先我自明」。終求二姚，比「求本

國未仕之賢」，謂「遠集無所止，不如隨處求之」。此指未仕在野之賢，恐亦非其君不仕，如漁父、弋人、莊周之隱。少康、夏后相子，帝高陽氏之後，楚與同出，故以指本國。未家，言未聘」。然「未仕之賢不肯出，則無可求矣」。接下占氣，而氣告以遠逝求女，猶比求賢；巫咸告以待時求君，謂「若以爲不得於懷，且須求之於襄」。而屈子不從咸告而從氣遠逝自疏者，是「靈氛」主求女，是急於俗之改。巫咸主求君，是重於君之悟。然俗不改，小人蔽之，君卒不可得悟。故始終還念靈氛之言」。於是末段「專言周流，不復有求」。然則其「知滅楚者，秦也。故周遊乎天，亦一路西往，而不及東南。迨陟陞皇之處，乃回首南睨舊鄉，至此竟住，無限深憤」。胡氏說騷下篇如是，以女比賢，見其說繫乎上下文，一貫相接。雖以處妃比秦之賢士，簡狄比他國之賢，姚比未仕之賢，似嫌牽合，但亦可自爲一解。

胡氏此書之旨，在於「求確」，即求文詞之意旨。如離騷「美人遲暮」注云：「言又爲君惜時也。美人指君，亦不專指君，凡賢皆是。篇中內美、保美、信美、蔽美、兩美、求美、理美、委美，又委美，終以美政，美字公用也。」詩之『西方美人』，亦非定是美女。惟美人誤作女解，遂致後求女俱誤解矣。不知臣道、婦道，同屬坤體；君自屬乾。屈子以婦道擬君，豈非不倫乎？且後文處妃、簡狄、二姚等，若指君，何不直言義皇、帝嚳、少康乎？」又，思美人注云：「楚辭多是以美人指君，以女自比。蓋美人不定是女，如聖人、賢人、善人、大人之稱，可以比君，亦可以自比。故末章又自謂佳人，佳人即美人。後世以美人、佳人稱女，習用故然，古人並不專屬也。不然美男